

杂花生树

每一个转角都意趣盎然

□ 詹政伟

朋友陆小毛是个小木匠，江南小镇洛丁陆河浜人，乡里搞美丽乡村建设，拆了好多农房，又造了好多别致的新房，唤作艺术空间。房子造起来以后，原本想招商引资，吸引文艺家们入驻，但因为村子知名度低，来的人寥寥无几。

陆小毛因为帮着造房子，村里还欠了他不少的钱，于是村书记让他拿一栋房子作为补偿。村里丁书记和他是初中同学，在他肩上插一拳，笑嘻嘻地说，你得支持我的工作。陆小毛苦笑笑，不这样，又怎样。那个房子要下来以后，另一小学同学灶头画画家陈道通租去一间做了画室。偌大的房子面积有三百多个平方，平时就陈道通一人待在那儿，陆小毛偶尔去坐坐。看陈道通到别处去画灶头画，不在画室，他就悄悄地走了。如果陈道通在，就一起喝茶抽烟发呆，或是天南海北地聊天。陈道通说他不画灶头画了，他努力在学画油画，非常用功的样子。他们什么都聊，唯独不敢聊钱，因为都是缺钱的人，聊起这个伤心。这年头，钱可真不是那么好赚的。既然钱不好赚，那就连说它也成为了一种奢侈，为了避免尴尬，他们尽量绕开这个敏感话题。

有一回，陆小毛随陈道通去赴一文化公司老板的酒局。酒桌上遇到一个来自京城某文化社团的退休秘书长周一，周一人高马大，虽然年近八十岁，但仍旧精神抖擞，气场饱满，一桌人听他高谈阔论。陆小毛起先云山雾海地听了一阵，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也不大会想到要和周一发生一点什么联系，突然有那么一刻，周一用坚定有力的目光，扫视了在座所有人一眼，然后紧紧盯在陆小毛的脸上，问：“你认为你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陆小毛吓了一跳，情不自禁地站起来结结巴

巴地说：“我是个小木匠，今天是来学习的。”

周一摆摆手说：“不是问你，是问大家。”

陆小毛窘迫不已，站也不是坐也不是。陈道通悄悄拉了他一把，他才迟疑地坐了下来。

周一继续说，个人发家史也好，成名史也好，都因其有隐私功能，能满足大部人的心灵慰藉，所以你如果想出人头地，一定要学会编故事，要有剧本，说穿了，你得有点文化。接着他话锋一转：“来，小木匠，你说说看，想不想吃文化饭？”

陆小毛想也没想说：“想有什么用。”

一桌人都笑了。笑过后，周一饶有兴趣地听起来陆小毛的情况来。

陆小毛自己说了一下，众人又补充了一下。等到陆小毛说自己在陆河浜有一栋房子，现在租了一间给画家陈道通，陈道通嫌太大，他自己也迟迟没想好其余区域该如何利用时，周一大手一挥说：“好，等一下喝完了酒，我去看看你的房子，看能不能给出什么建议。”

等到周一看到陆小毛的那个房子时，他第一句话就是问陆小毛，除了木匠，你还有什么手艺？陆小毛有些难为情地说，我喜欢捏泥巴，做点小东西，像鸟啊、鸡啊、牛啊、马啊、孙悟空唐僧啊，当然还有人，男的女的的老的少的……自己玩玩白相相，上不了台面的。

于是，周一又看了那些被陆小毛摆放在一个大抽屉里的，那些大小不一的泥捏小物件。周一的眼睛一下亮了，一拍大腿说：“小木匠，这个房子你好好利用起来，我和你合作怎么样？”

陆小毛喜出望外，握着周一的手不停地摇：“怎么合作？”

周一一下拥住了陆小毛的肩接着聊。随后，他邀陆小毛到他下榻的宾馆，彻夜细谈。

后来的情况是这样的——陆小毛开了一家文化公司，公司就开在他的那个大房子里，陈道通的画室搬走了，周一担任工作室顾问，陆小毛则专职经营非遗相关项目。陆小毛凭借泥塑、制漆两门手艺，成功获评非遗传承人，他还加入了省市的民间文艺家协会。这些当然是周一的主意，陆小毛走的文化路径，都是周一设计的。周一在文化圈里大名鼎鼎，很有话语权，他说陆小毛是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陆小毛来自基层，又回到基层，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民间文艺家的大门永远为民间的高手敞开。

陆小毛如醍醐灌顶，一下开了窍。他逢人就说，周老师是我的恩人贵人，没有他，我还在文化的千里之外。他变得越来越会说话了，这些都是跟周一学的，周一说什么，他都记在了心里，于是也跟着说什么。比如，周一说，泥土本是大地生出的寻常之物，经你双手捏塑，便蜕变成名为艺术的新形态；比如，周一说，生漆来自植物体内的乳白色汁液，一点都不惧怕岁月，它的美妙就在于经受得住一切考验；比如，周一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若隐若现，世间百态皆是常识，如同盐本咸、糖本甜一般；又比如，周一说，吃碗看锅，胸怀世界，要把过去和现在对接起来，要把传统和现实连贯起来……

有人问过陆小毛，周一的顾问费是多少呢？陆小毛避而不谈，而是笑咪咪地说，文化有价吗？

还有就是灶头画画家陈道通现在是陆小毛的助手，天天屁颠屁颠地跟着陆小毛忙前忙后，别人问他怎么不画灶头画了？他同样笑咪咪地说，艺术也要与时俱进，现在我有更新的艺术要学……

一条小路弯弯曲曲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但每一个转角都意趣盎然。

梦中的蒲扇

□ 顾雅方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家永远是我最温暖、最向往的地方。

我小的时候，空调还没有走进寻常人家，哪怕电扇，也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的电器。“扇子扇凉风，一扇扇到秋。”家里最常用的纳凉物件儿还得是那把大蒲扇。蒲扇多用蒲葵叶裁剪制成，样式有桃形、圆形，扇边通常裹着细篾条。买回来后，奶奶会自己用布条细细地缝上一条边，这样可以避免扇子上的小刺扎到手。蒲扇扇起来能“兜”风，握在手中轻轻扇动，就有凉风吹来。

乡村的夏天是没有闲人的。白天，家里的大人们都下田干活去了，做饭就成了孩子们的事情。太阳下山的时候，奶奶抽空回家来淘好米，蒸几个菜，就接着去地里农忙了，烧火的事情自然就落到了我身上。抓把稻草塞进炉灶，划根火柴点上火，再拿蒲扇轻轻扇上几下，火势瞬间旺了起来。稻草一把把地塞进去，没过多久，大铁锅里的米饭就飘香了。

饭焖在锅里，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还有重要的事情得做，那就是去门口的河边舀水。一盆盆河水泼在滚烫的水泥地上，当即腾起缕缕白雾，水渍转瞬便蒸发殆尽，原本滚烫的地面也随之慢慢降了温。等地面干得差不多了，再拿一张席子铺在水泥地上，那就是我们晚上纳凉的场地。

等月亮爬上树梢的时候，下田干活的大人们就回来了。他们到河边洗去一身的泥水、汗水，换上干净的衣服，然后把堂屋里的八仙桌抬到院子中间，就着皎洁的月光，享用虽不丰盛但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时不时和同样在院子里吃饭的邻居聊上两句。“秧插好了没？”“明天还有什么活？”而孩子们吃好饭，是坐不住的，一看见萤火虫就追着满地跑，它们那一亮一亮的尾巴似乎在俏皮地逗引我们：“快来追我呀！来呀！来呀……”

等到玩累了，娃儿们就躺在席子上歇息，看着满天的星斗朝自己眨眼睛，总想数数究竟有多少颗星星，可每回眼皮总会不争气地自动合拢来。这时候，奶奶走过来，侧着身子躺到我身边，摇起那把大蒲扇，轻轻地扇着风，轻轻地哼着歌谣，轻轻地拍着我的背……我就这样在凉风中沉沉地睡去，甜甜地梦着，直到大人们纳凉结束，才被抱回屋里继续睡觉。

如今，奶奶永远离开了我们，化作了天上的星星，但那蒲扇轻摇的时光从未被我遗忘，始终珍藏心底。

童年·端午

□ 毛保华

农历五月，田野里金黄的麦子一片又一片，各种瓜果都渐次长成，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时节。小时候，这个月最盼望的就是端午节的到来。

端午到来前，为了裹粽子，奶奶早就到芦苇荡里采摘了许多新鲜的苇叶，她一捆一捆地扎好，放在太阳底下晒。端午节前一天，家里的老人便开始忙碌起来了。苇叶摘下来，用清水冲洗一下，然后在大铁锅里放满水，苇叶放在水里煮。很快锅里热气直冒，苇叶的清香也飘了出来。接着，奶奶又把煮好的苇叶放在冷水里冲洗，直到每片苇叶都清洗得干干净净，放在大盆里待用。

接下来就是准备裹粽子的各种食材。肉粽少不了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淘洗干净的糯米拌上生抽、老抽，粒粒裹上酱色，酱香浓郁。赤豆粽就是把洗好的赤豆和糯米搅拌均匀，特别漂亮，有些人家还会准备蜜枣、豆沙等放入其中。

开始裹粽子啦！太奶奶和奶奶是我家的裹粽子能手。轻轻地拿起一两片苇叶，在靠近苇叶叶尖十几厘米处一卷，卷成尖尖的三角形。这时，左手握住，右手抓一把米放入，大概装三角形的一半，再在中间放肉或其他的馅，接着再抓一把米放在上面，盖住馅，把多余的米抹去。到了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用剩下的苇叶把口封住，同时用煮过的一根稻草来捆扎，双手配合，一气呵成，一个三角粽就做成了。看似很简单的操作，当我试试看的时候却是状况百出，苇叶尖端漏出来粒，苇叶裂开了，封口封不住了，扎不紧了，最后散架了。在奶奶她们的耐心帮助下，我好不容易裹成了一个，虽然歪歪扭扭的，但心里还是小小欢喜了一把。奶奶她们手巧，说话间，一个个漂亮的粽子就在她们手里诞生了。接着，奶奶往大铁锅里添满清水，小心地把粽子一个一个放进去，满满当当地摆了一大锅。爷爷开始在土灶下面添柴烧火，我则坐在一旁，眼巴巴地盼着粽子快点熟。烟囱里冒出袅袅炊烟，厨房里热气腾腾，粽香四溢。大火足足烧了一个多小时，我实在等不及了，跑到锅边问：“奶奶，可以吃了吗？”

“再等等，否则夹生就不好吃了。”

“大概还要多久？”

“十几分钟吧。”

这十几分钟，我跑出跑进，逗逗猫，看看鸡……

终于，奶奶揭开了锅盖，只见锅里的水还在不断地沸腾，粽子一个个变得胖乎乎的，有的胀得苇叶裂开了细缝，露出内里酱色或赤白相间的糯米。奶奶挑了一个有点裂缝的拿出来放在碗里，她小心地解开了捆扎的稻草，去掉外面包着的苇叶，一股肉香扑面而来，原本松散的糯米变得软糯黏稠，紧紧黏成一团。奶奶用筷子夹起一小块，吹吹，然后放入嘴里尝尝，看着她嚼动吞咽的画面，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嗯，熟透了，可以吃了！”

听到奶奶这句话，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急忙让奶奶把我裹的那个夹出来，虽然样子难看了点，但一点也没影响味道，三五除二，一个粽子就下肚了。

后来，奶奶把粽子都捞了出来，放在一个大竹篮子里，挂在通风阴凉处。每天取适量的，在烧饭时蒸一下，大家再吃。或者大人们在田里忙农事的时候，饿了当餐点吃。

小时候的端午，除了粽子令我难忘，还有一件趣事，便是奶奶点燃艾草为全屋熏香驱邪。

我一直觉得奶奶是个神人，很多草药她都认识。端午节那天，她会提前几天从野外割来的艾草分成几堆，每个房间放一堆，再往每堆艾草里捆几个土鸡蛋。她先挑干燥的艾草点燃，火苗舔着草叶，渐渐地引燃了其他艾草。屋子里慢慢烟雾缭绕，艾草的香气弥漫开来。这时，奶奶会把每个房间的门关严实。等艾草燃尽，大约再过一个半小时，奶奶才开门窗通风，这时，屋里每样东西都染上了一股清香味，奶奶又从灰堆中扒出那些还热乎的烤鸡蛋，蛋壳上沾着草灰，黑乎乎的。奶奶一边吹着气，一边叮嘱我和哥哥：“剥了壳，趁热吃。”我小心翼翼地剥开，蛋白上还粘着些灰，但吃在嘴里格外香。我不知道奶奶为什么要让我们吃这个蛋，只觉得特别有意思。想来，大概是希望我们少生病，健健康康地长大吧。

童年端午的滋味，说到底，就是苇叶的清香、糯米的酱香，还有艾草燃尽后，奶奶从灰堆里扒出的那枚热乎乎的烤鸡蛋。

当年农村大忙的记忆

□ 陈正其

我从15岁开始务农，到30岁参加工作离开农村，前后断断续续15年。1982年农村实行双包责任制后，老家又承包了4亩地，我接着种了大约10年。算下来，我和土地打了20多年的交道。虽说算不上老资格的农民，但也算是个与土地亲密接触了半辈子的庄稼人。

其实说“庄稼人”，不只是个称呼——那些年在田垄间流过的汗、弯下的腰，是真真切切的。如今回想起来，那时农村大忙的艰苦劳作，怕是让今天的年轻一代难以置信。

我记忆最深的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三夏”、“双抢”和秋收冬种。平湖属江南水乡，那时除了南片的乍浦、全塘、黄姑沿海一带种棉花，其余乡镇基本都是纯水稻区。1958年起，平湖农村开始推广双季稻，也就是一年种两季水稻，我们习惯叫它“双季稻”。后来随着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纯水稻区的农活就变得越来越繁重了。

古人云“田家无闲日，五月人倍忙”。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是田家无闲日，四季人倍忙。凡是四十、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的农民，其实都有一段人民公社时期农民一年到头没有空闲时间的经历。而每年从五月份开始的“三夏”“双抢”到秋收冬种更是农民最忙的季节。

“三夏”大忙季节，既要抢收春熟作物，又要抢插早稻秧，还得抓好夏季作物的管理。这是农民一年中的第一个大忙。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农业生产基本还处于原始作业阶段。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发展农业就是种粮食。双季稻的推广，让农民一年四季都泡在田里。当时有句俗语：“早稻不插六月秧，插好黄秧望爹娘。”头季水稻五月中旬开始插秧，到五月底必须插完。插秧的前奏是育秧。一般早稻秧龄需达到25天以上才可移栽，所以四月初就要开始做秧田、落谷育秧。那时还是初春，天气乍暖还寒，有时早上气温只有五六摄氏度。季节不等人，为了育好秧苗，农民想尽了各种保暖的笨办法。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室内蒸气育秧在当时也属于一项新技术得到推广，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为了能够通过蒸气育秧实现早稻早插早收，各生产队都会挑选一两户农家的房屋，将门窗都密封，并砌起炉灶，架起柴火烧开水，提高室温。记得当时我所在的生产队选择了两栋房子，每栋房子在50平方左右，烧开水提高室温需要大量燃料，先用稻草，稻草不够了，就用树木，树木没了，就将农民家里的家堂（一种做在起坐间梁木上用来放祖宗牌位的筒祠）也拆来当柴烧了。最后实在是因为需要消耗大量燃料而不得不另想他法。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又推广了小苗移栽育秧新技术。这项育秧技术主要是为了少占用春花作物田块。但采用小苗移栽育秧的秧苗在插下去后的管理需要更高的要求，所以推广一段时间后也就放弃了。而大面积的早稻秧苗主要还是靠露天秧田里培育。

无论是室内蒸气育秧，还是小苗移栽育秧和露天秧田育秧，这些育秧办法目的只有一个，确保早稻不插六月秧，才能从七月中旬后开始收割早稻并插秧连作晚稻，这个时候的农村又要开始抢收抢种了，我们习惯叫“双抢”。“双抢”虽然不像三夏那样时间拖得长，只有二十来天时间，但这二十来天的时间因为天气热、雷雨多、季节紧，所以也是农民一年中最辛苦的一个大忙时期。

记忆里的“双抢”是维系所有农家生活命脉的一种繁重劳动的代名词。过去人民公社大集体生产，为了动员农民打好“双抢”这一仗，县里、



夏荷 王强摄

公社里一般都要分别召开“双抢”誓师大会，誓师大会后，县机关部门、公社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都会抽调骨干组成“双抢”工作组，派驻公社、大队蹲点指导“双抢”工作。而最基层的大队一般在七月中旬召开“双抢”誓师大会后，开始陆续收割成熟的早稻。并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抢在立秋前后完成晚稻插秧。当时农村流行一句俗语“晚稻年年好，只怕西风早”，所以第二季连作晚稻一定要在立秋前插好秧，这样晚稻才能早发，才能有希望在冷空气到来前成熟。

所以“双抢”一开始，便是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政府机关干部下乡参加“双抢”工作队，城市企业组织支援“双抢”队，连学校师生也要参加“双抢”义务劳动。商业、供销……凡是吃公粮的，都要下乡出力支援“双抢”。当年农村的“双抢”，用“千军万马齐上阵，男女老少齐参战”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我曾经参加过多年的“双抢”劳动，家乡那片土地上也留下了我辛勤劳动的身影。“双抢”开始那天，一天的劳动基本上是，天刚蒙蒙亮，生产队长出工的哨子就吹响了，大家揉着惺忪的睡眼起身，用粗毛巾抹一把脸，急吼吼地扒上几口上夜烧好的南瓜饭，就拿了劳动工具出发了。早上出工，生产队一般先安排拔秧苗，当把秧苗一小把一小把从秧田里拔起来，凑成一束后，为了减轻挑秧时的负重，我们会把秧苗放在水里，搓洗掉根部多余的泥土，然后抽出几根扎秧草，把秧扎牢，熟练地打个活结，随手把秧苗丢在身后。不一会儿，翠绿的秧把像一个个士兵一样，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秧田里，在晨风中瑟瑟飘摇。

日上三竿时，拔秧的人腰酸背疼了，肚子也有些饿了，生产队长在秧田里派工，谁割秧，谁挑秧，谁摊田……大家各自明确了今天的活儿，争先恐后回家去，没吃饭的赶紧吃，吃过了的在田头坐一会儿。大部分农民还要到家里淘米准备中饭，还有的要伺候喂家畜家禽，“双抢”中的每一天就像在打仗一样。

收割早稻，农民们手持一把铮亮的镰刀，面朝黄土背朝天，随着镰刀的嚓嚓声，成熟了的金黄色谷子和略带黄绿色的稻草整齐地铺满田野。有力气，手脚快的，这是割稻好手，一个人一天能收割一亩多水稻。

临近中午，骄阳似火。经过了一个上午的劳作，需要休息吃中饭，队长在田头又是派农活，又

是提醒大家中午休息好，以保证“双抢”中不缺劳力，不误农时。

俗话说：“六月天孩儿脸，说变就变。”“双抢”季节雷阵雨特多，一旦有雷阵雨趋势，暴雨可能伴着雷声呼啸而至。这时生产队长的哨子吹得比任何时候都急，一边还大喊，快点收稻啦，把上午割的稻收回来，把摊晒在场地上的稻谷收起来。于是，大家急匆匆赶到田头，女同志捆稻，男同志挑稻，晒谷场上收谷的也忙得不可开交。也有因为雷阵雨来得快，来不及收稻，稻谷被雨水淋透的时候，如果运气不好碰上后面持续的阴雨天气，稻谷就会变质发芽。

当年“双抢”挑灯夜战是经常的事，除了开夜工拔秧，大部分时间是用在稻谷脱粒上。早稻收割季节气温高，不易堆放，所以基本上要做到随收随脱粒，否则容易造成早稻谷变质。有时为了加快进度，农民们傍晚收工后，连晚饭也顾不上吃，更不用说洗澡了。半身泥、一身汗的农民就来到打谷场参加打夜稻。打谷场上打稻机轰隆隆的声音和树上知了声嘶力竭地鸣叫声，两种声响交织在旷野之上，道尽了盛夏的酷热与农人的辛劳。

经历一天的劳作，体力几乎透支，挑灯夜战的农民在完成打稻任务后，回到自家屋旁的小河边，在河边用清凉的河水洗去满身尘土，也洗去一天的疲劳，稍作歇息后扒上几口晚饭，倒头就睡，因为第二天又有新的战斗。

二十多天的农村“双抢”战斗结束后，大家稍作休整，睡个懒觉，又马不停蹄地投入连作晚稻的田间管理中，这叫“早管促早发，早发夺高产”，当时有句农谚“晚稻年年好，只怕西风早”，意思是晚稻一定要早施肥促早发，抢在冷空气到来之前成熟。

与“三夏”“双抢”的紧张繁忙相比，秋收冬种算是农村相对比较宽松的时节。但这个时间跨度较长，从十月初下菜秧，到十二月晚稻收割、脱粒，再到油菜、小麦播种，前前后后近三个月。好在这段时间天气不冷不热，雨水也不多，对露天作业的农民来说，算是一年中最好的天气条件了。晚稻丰收的喜悦，加上即将到来的秋后算账、年底分红，让农民有了盼头。虽说到底分到的收入寥寥无几，不少人还是透支户，但分到的粮食往往能吃到次年开春麦收季节。这对一年忙到头的农民来说，已是最大的安慰。